

# 吴泽浩：盛夏光年 熠熠向晚

□ 本报记者 霍晓蕊



栏目主持：霍晓蕊

## 千载而下 辛词让我荡气回肠

画案旁，画家吴泽浩先生凝目远眺，思绪万千。这些年来，他数不清画了多少幅辛弃疾词意图，1981年还出版了连环画《辛弃疾》。每画一幅，都似与历史对话，也像是和词人交流。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，让他崇敬；无人会，登临意，冷落黄昏里叹回家山何在的辛弃疾，让他心痛；惜春长怕花先开，细腻婉约的辛弃疾，唤起他脉脉柔情。

“文武武功惊朝野，骁将大儒词坛尊。文韬加上武略，艺术遇到思想，成就了辛词的魅力。民族仇、复国志炼其词魂，胡尘飞、金戈鸣壮其词威。他被政治潮流所挤压，也正是在时代风潮下，得以锤炼、燃烧，于无声处炸响惊雷。而万般豪情，也常常化作绕指柔。所以千载而下，辛词依然是那样让我们荡气回肠。”吴泽浩先生说，在画辛弃疾的时候，耳畔时常听到一个忠肝义胆的爱国臣子痛拍栏杆的哭诉，眼前常常浮现一个烟雨斜阳中的落寞背影。而此次参加“约绘”，应邀创作辛弃疾词意图，吴泽浩先生却要画一个神清气爽、快快乐乐的辛弃疾。他选择的是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。这首词描绘的是夏景，夏日里画夏景，气氛恰拍；再者，画家也期待词中丰收的欢乐气息，给疫情之下的人们带来祥和美好的心情。

## 铁塔轩里 用水墨描绘东方诗意

“我从广东来到山东工作、生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，如今年近耄耋，但心依然年轻。毕竟比起古人，我们都是孩子啊！”

吴泽浩先生号铁塔轩主人，南人北相，早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，是岭南派关山月、黎雄才、杨之光等先生的弟子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仅带着一只藤箱来济南工作，从此在齐鲁大地扎下了根。他任济南市文联主席多年，做文化大事，为文化鼓与呼，济南“二安”文化自然是他传承发扬的主要课题。研究辛弃疾、描绘辛弃疾，发扬辛词艺术，是一种责任，也是发自内心的欢喜。“我喜欢辛弃疾，也不仅仅因为辛弃疾是济南人，而是源自灵魂上的某种契合。辛弃疾到了江西以后，把高号命名为‘稼轩’，一是有归隐的意思，也表现了耕读的日常，非常低调。一般他这样身份的人可以选择高调，但他没有。”

书画家一般也都有自己的斋号，吴泽浩先生的斋号叫作“铁塔轩”。他娓娓道出斋号的由来：

“1968年我到山东工作后，正赶上‘破四旧’。艺术家不能从事艺术，画家不能画画了，都被惊了起来。文革结束，一些画家开始搞创作。那个阶段，我的住处有18平方米，比我刚来济南时住的8平方米宿舍宽敞多了。那个地方叫‘铁塔下沿’，后来叫朝阳街，在西门外。附近有一个小铁塔，古时候应是一个庙。这个塔既不巍峨也不壮观，小小的，有个把人高。我在那个地方生活了10年。那时我四

五月，一个有微风的清晨，饱满的阳光透过南窗，把画案上一幅未完成的国画点染得斑斑驳驳。画面里也是夏天景象：有明月清风，有蛙声鸣蝉，黄沙道上，有解衣磅礴、把酒临风的稼轩。

## 盛夏光年 熠熠向晚

十二三岁，已经担任济南市文联主席，有闲闲时，也该起个斋号。我想，住在铁塔街，旁边有铁塔，就叫‘铁塔轩’吧。都说山东大汉像是黑铁塔，有血性，骨气铮铮，这个名字也符合我的追求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有一个外省的文艺人收集斋号的故事，把我的‘铁塔轩’也收进去了。我觉得大家也认可，所以几十年来就一直用这个斋号。”

奇妙的是，自从用了这个斋号，吴泽浩先生很自然地把刚强、有铁骨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出来了。有这样一个斋号，似乎也不能在艺术上有柔弱之气。从领导工作岗位上下退下来后，“粤风鲁韵——吴泽浩从艺60周年国画大展”先后在山东博物馆、广东博物馆举办。从此，他的书画事业如同开挂一般，《长征路上》《铁铸抗战》《写意敦煌》《扁舟藕花里》《漫步东坡》《孔子礼赞》等系列作品先后创作完成并展览。“铁塔轩”这个名字被无数书画爱好者所熟知。吴泽浩先生钟爱这一斋号，搬到新居后，重新刻了匾，悬挂在厅门。无独有偶，画室的窗外不远处，就是联通的大铁塔，站在画案边抬头可见，精神的铁塔和实体的铁塔又合二为一了。“望着这高科技的铁塔，我时时想到，思想行为不能太落后，要紧跟时代，不能暮气沉沉。这个新铁塔，又给了我新能量。”

铁塔轩不仅有铁塔临窗，目光所至，白云悠悠，往南几十里，就是泰山。加上房子四面通透，像个阁楼，于是吴泽浩先生另起了一个“望岳阁”的斋号。从此，在创作时两个斋号都用，有时候单独用，有时候连起来用，有时候再加上“粤翁”。“铁塔轩望岳阁粤翁吴泽浩，这就是现在的我。”吴泽浩先生说。

## 盛夏光年 溪桥清风飘来稻花香

盛夏光年，熠熠向晚。77岁的吴泽浩先生依然葆有把酒临风的快意，却更多历史的理性哲思。他关注社会民生，用心若镜，在中国文化长河里打捞珍珠，用水墨表达东方诗意。对于辛弃疾“稼轩”时期的诗酒生活，他颇羡慕。好在那份潇洒恣肆，在画中可得以体现。比如这幅《辛弃疾词意·夜行黄沙道中》。我们一起来看：

月初上，疏星寥落。轻微的阵雨后，漫村遍野的稻花香更加浓郁。凉风过处，蝉声响起，鸟儿惊飞，青蛙在稻田里喧嚷。从长空到田野，都在显示这是一个丰收年。夜行黄沙道上的稼轩，沉浸在稻花香里，忘了路途远近。小桥一过，乡村林边的茅店意想不到地出现在眼前。

有趣的词境，有趣的画中人，有趣的画家，成就了这有趣的画面。我想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到最后都是有趣的，他经得起沧桑之水，看得到风花雪月，有情有味，有风骨有见地。

画中那个夜行黄沙道上的辛弃疾，坦坦荡荡，潇潇洒洒，正健步向我们走来。他会停留在那灯火阑珊处，等待每一个知音的蓦然回首。



辛弃疾词意·夜行黄沙道中 吴泽浩 68cm x 136cm

## 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

宋 辛弃疾

明月别枝惊鹊，  
清风半夜鸣蝉。  
稻花香里说丰年，  
听取蛙声一片。  
七八个星天外，  
两三点雨山前。  
旧时茅店社林边，  
路转溪桥忽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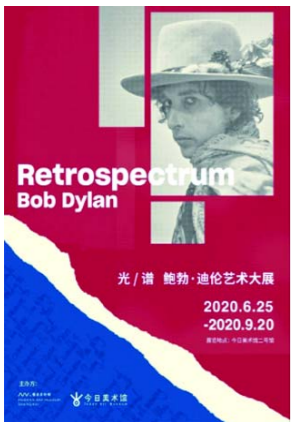


吴泽浩 号铁塔轩主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第九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；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院务顾问，国家民族画院顾问，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，山东省人大书画院副院长，山东省文史馆馆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济南市政协副主席，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主席。

## 大展厅

### 鲍勃·迪伦艺术大展北京站

展览时间：6月25日-9月20日  
展览地点：北京 今日美术馆  
本次展览综合鲍勃·迪伦视觉艺术六大系列，并有首次亮相的全新画作与相关文献资料展出。展览尝试横向探索迪伦的艺术成就，以及其他作为音乐家、诗人和画家，对整个艺术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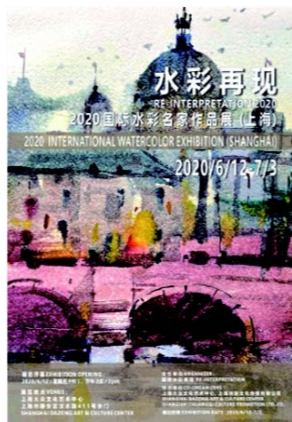
### 渡部满与张越联展

展览时间：6月20日-7月10日  
展览地点：上海 伊维斋  
艺术家渡部满和张越的作品，采撷了众多的经典艺术元素——日本孩童，着龙袍的东方娃娃，世界名画，琐碎的小物件……这样的表达，让人立于画面之前，神思却飞出画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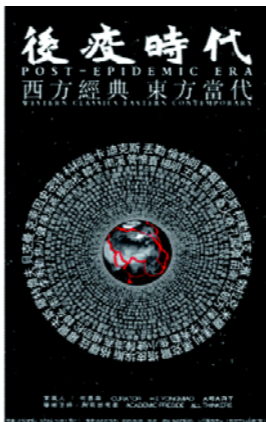
### 2020国际水彩名家作品展上海站

展览时间：6月12日-7月3日  
展览地点：上海 大众文化艺术中心  
展览体现了当前水彩画创作在世界各地异彩纷呈的繁荣态势，作品来自全球5大洲40多个国家与地区，参展艺术家阵容强大，体现了当代国际水彩画先锋前沿的一面，也体现了国际性、民族性的高度融合。



### 后疫时代·西方经典和东方当代群展

展览时间：6月6日-8月20日  
展览地点：浙江 大可艺术中心  
面对灾难，艺术何为？艺术家何为？从现代到文艺复兴，我们一路回溯西方大师的艺术足迹。以往的策展经验是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，但在本次展览中，主动权交由所有思考者。



## 绘者说(2)

## 白描本子里的家园

□ 梁文博

客居泉城几十年，好羡慕一些老家在农村的同事，能放假回去感受家园的氛围。我曾经为找不到自己的家园而心神不定，彷徨中打开写生本子，里面是我带学生下乡写生时所作的专题白描记录，也是我搞创作的第一素材，日积月累几十年，已经厚厚十几本。在翻动这些本子时，我才突然发现，它们承载着我的精神家园，记录着我从艺生涯的生命踪迹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外出写生的机会少了，只好找出这些白描本子，就像打开一扇艺术的窗户，让我又看到了窗外的风景，像漫步在自己的家园，那是一块我情感注入的净土，是我滋生乡愁的原野，是大自然馈赠于我的宝贵财富。

我的写生本里只有春天和秋天，缺少冬天和夏天。因为冬天我怕冷、怕冻手，无法执笔；夏天又怕热、怕晒、怕蚊虫。早些年济南的夏天没有空调，酷热难耐，是我这个从海边来的胶东人最难熬的季节，汗水常常顺着下巴滴到画纸上，让人自然想到“汗滴禾下土”，而在我这里是“汗滴案上图”。所以冬夏这两个季节我是很少外出写生的。

此时，我打开了一本春天写生的白描，走进了一段家园春色的记忆。这里春风拂柳，每天都上演着浪漫多彩的生命故事。

那一个春天，为了躲避热闹，我偶然走进一个老教堂的庭院，院中央一架紫藤吸引了我，紫色的花开得疏密有致，像瀑布一样，遮住了粗壮的、盘龙卧虹般的枝干。那是一棵百年老藤，像一个百岁老人正在抚摸着春天，静静地等着我的到来。这架紫色的灿烂云霞把我震撼了，内心的柔软和敬畏被悄悄唤醒，春天的画笔终于落到了实处。我感恩春天的家园给我的馈赠，正是从老家烟台这座百年老教堂的庭院起步，开始了我在春天里一路寻访、考察、写生、创作紫藤的历程。近十多年，我寻访紫藤的脚步遍布山东全省，吉祥的青山寺，青州的范公寺，青岛的中山公园、济南的趵突泉公园，都曾留下我的身影。尤其近几年我的足迹不断拓展，曾访问过苏州博物馆内一棵近400岁的老藤，据说这是明代大画家文徵明亲手所植，举头望去如苍龙倒挂，气势恢弘，震撼着一代代拜谒者。

几年下来，我研究紫藤的写生集已有三四本，我常常打开这些本子，做着紫色的梦……

秋天应该是我收获最多的季节。难熬的夏季刚过，我便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——逃离这个躁动的城市，到田园中去！如果说热爱自然，我当然更热爱这种远离尘嚣的乡村自然，我喜欢在夕阳中的田垄间漫步，希望能看到垂着脑袋的向日葵。我对夏日的向日葵好像没有好感，总感觉她扬着高傲的头向着太阳，有点张扬；花太黄，有些刺眼；肥大的叶子太绿，绿得没有一点变化。秋日的向日葵更让我觉得亲近，这时她已经变得谦虚了，静静地低着头，像个很守规矩的村姑，叶子有些下垂，颜色也开始渐渐地变黄变绿，变得有些伤感。不知为什么，我骨子里居然喜欢这种凄美的伤感，看到“她”总让我想起操劳一生、已经远去多年的母亲。此时的眼角有些湿润。正是以这些向日葵的白描为基础，我创作了《骄阳》《沉寂的阳光》等诸多代表性作品。后来我发现荷兰画家梵高也画了不少向日葵，一些褪去了绿色、完全变黄变绿的向日葵，原来他也喜欢更老一点的向日葵。

在我的写生家园里，秋天的残荷占了很大一块领地。一片残破的荷叶就是一首诗、一阙词、一支乐曲，那种伤秋的美，感动过多少文人骚客。王雪涛是近代画荷的高手，在他的日记中曾写着“画荷要取夏日的花，秋日的叶，二者要有有机结合”，此话虽然说不上经典，也应该是老先生一生画荷的心得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按照老先生书中所讲，我在夏日里避开饱满如盖的荷叶，直取那些半开半掩、肤如凝脂的花头纳入本子里。

待到中秋时节，在大明湖畔那片残荷旁，可能会有一位坐着马扎的常客，那就是我。我喜欢静观秋荷迎风摇曳的丰姿、变化多端的风情，那种被霜露轻轻打过的微残状态，多了一层风花雪月的凄美。我已经可以与她们对话、与她们为友了。我一边认真地勾画她们的形态和神情，一边努力地体验她们的心情和境界。这应该是一种带着主观情感的直观把握。我沉醉在与残荷窃窃私语的境界里，以清静的心观察，以平常心感受，以欢喜的心慢慢取舍，锤炼打磨，完成了自己对秋荷写生到创作的修行。秋天的家园多了些韵味，绚烂多彩而肃穆庄严，似朦胧而清明，充满了大彻大悟的味道。

在这个疫情染染地球家园的春天，一种时光流逝的困顿，使居家隔离的我内心充满了难以言状的不安，只好打开承载着我精神家园的本子，悄悄地躲了进去。尽管这些线条组成的画面过于简单朴实，但却充满想象和浪漫，为我日后的创作留出了补充画面意境的伸展空间。其实这里不仅有春天的紫藤、秋天的向日葵与残荷，还有黄土高原的窑洞，米脂的老街，有沂蒙的乡间小路，有微山湖的芦苇和鱼鹰。明末大画家陈老莲晚年有“一枕读书，余年不需假”的名句，而我有一摞白描本子，闲来打开走进自己的天地，晚年大概也不会太寂寞。

梁文博 1956年生于山东烟台。198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，1991年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。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。



江南写生之一



荷塘写生